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諸曉屏

諸士俊，字曉屏，世居山東之邳州。父名孝廉，為濟南教授。諸亦少年登甲榜。性好讀書，淡於進取。偕同志數友，棲隱於蒙山。傍山依麓，結廬餘楹，頗有泉石花木之勝。山半故有寺，紺宇紅牆，蘭若軒敞，僧寮數眾，並勵清修。距生居不過百數武。寺中產有牡丹，五色繽紛，芳豔冠一時。花時，遠近士女來游者，絡繹不絕。一日，生偶徘徊山下，見紅裙翠袖，結隊成群，顧率皆村姬市女，無一佳者。生亦不甚留意。斜陽欲下，意興將闌。方擬掩扉而進，遙見有垂髫二婢隨一女子姍姍前來，意態丰神，不可一世。漸近視之，豔絕人寰。生意近地村落中無此麗人，當必從遠方來者。須臾，女從蕭寺回，仍經生門外，生猶未入，兩相注視，俯首竟過。生欲達微波，末由通意。適女步履勿迫，偶遺羅帕於地。生遽前拾焉，呼其婢而還之。女致聲道謝，秋波一轉，倍覺情深。生不覺魂銷神奪。女行餘步，又復卻回，袖中出白紗巾，中裹一物，令婢授生，曰：「此非秀才之所遺耶？」生恐人見，驟納諸懷，如膺九錫。女臨去謂婢曰：「吾家門前有垂絲雙柳樹，臨風披拂，殊可人意；籬落間碧桃花已開。秀才如踏青經過，可入來吃一盞清茶。」女意故使生聞之，其聲嚶嚶，正如鶯囀花梢。言訖，匆匆向東去。

生魄蕩心馳，躊躇獨立，至不見女影，乃歸齋中。展巾視之，則中裹玉蟬一枚，色澤潤潔，雕琢精工，非近代物也。生甚珍愛，日夕佩之不去身。閱數日，生欲一訪女之蹤跡。修容飾貌，顧影翩翩。循東道而行，不數里，果得一村。柴門臨水，略斜通，約四五家，零星雜處。既過小橋，沿溪而西，望見屋宇甚新整，白墜粉牆上，皆作字，窺之則桃李棠梨，群花爭放，東風徐來，香沁鼻觀。生意此必女家，第未敢造次敲門。蹀躞往來，冀有所遇。

良久，雙扉呀然忽開，二婢齊出，手持花球。生前，慙慙問訊。婢亦識生，因詢生姓名，且曰：「主人往棲霞山訪道，家中惟婦女，不得款留秀才奈何？」生問婢令往何處。曰：「以此饋鄰家姊妹耳。」生視之，其球諸花畢備，鬥妍簇彩，芬馥襲人。婢曰：「此我家阿姑所手制也。」生因歎其慧心妙想，非人所及。婢曰：「君姑待此；俟我自鄰家回，入告阿姑，或當延君入也。」生從之。刻許，婢返，袖出袖囊與生觀曰：「此東鄰倩姑所贈也。轉以貽君，何如？」生笑受之。

婢入即出，導生繞籬行。其中碧桃百餘株，俱已著花。從板扉進，復得一小門。婢曰：「此近阿姑臥室。君再來，勿由前門，我家主人閨范甚嚴，見則殆矣。」門啟，女已立俟簷下，笑迎生曰：「君真信人也。」齋室三椽，頗極幽敞，陳設鼎彝，古雅絕俗。案上檀氏甌香館帖餘帙，蓋女所手臨者也。女所書絕尚南田。有詩一卷，簽題《紅蕙近稿》。生欲翻閱，女遽奪去曰：「此時且作清談，又何暇掉文袋耶？」生仰視其匾，曰「綠天深處」，則以窗外多植芭蕉梧桐也。生至是始知女姓王，字蟾香，一字小娟。言次，偶操吳音。生詰其故。女曰：「幼從母氏寄居金閭，四歲喪母，故來此依父居耳。父好道術，至棲霞後，或將為泛海之游，必閱三旬始歸，君且居此勿憂。」女出一書，請生講解。視之，乃《參同契》也。生素未習此，略為循章敷衍。女聽之，掩口笑曰：「君於此道究為門外漢也。」因命設席於竹軒，偕生前往。

既至，則鄰萬個，翠色可餐，疏密橫斜，並皆有致，入其中，衣袂悉碧。女令斟綠，味頗甘辛。生曰：「美哉酒也！」連舉數巨觥，殊有醉意。女亦微醺。燭既現跋，遂呼二婢導生入東廂，几榻精美，衾褥華煥。生以一人獨宿，未免膽怯，欲求二婢為伴。二婢不可，攜燈竟去。時風聲淅瀝，月影朦朧，兀坐幽窗，益無聊賴。

忽聞窗外有彈指聲，啟視之，則女也。窄袖小髻，益覺妖豔。笑曰：「累君片時岑寂，不怨奴耶？妾必待二婢睡，始可來也。」即於窗畔卸妝，回眸流盼，先入帳中。生於此不能自主，登榻同眠，燕婉之求，其喜可知也。天明，晨鐘甫動，女披衣欲去。生固挽留之。女曰：「恐二婢知之，飛短流長，勢不能久也。」晨起，前來捧盥，侍盥漱，滌茗壺，拭煙盒，供役奔走者，皆二婢也。生謂之曰：「卿家何無使令之人，乃必煩二卿僕僕為哉？」婢曰：「家有老媪，只掌管鑰以隔內外，從不入阿姑臥室。僕役均在廳堂，有事稟白，則擊雲板，皆在家主人一邊，此間不聞消息也。」生詢二婢名，一曰惜花，一曰愛月，年並五齡許。嬌情媚態，旖旎可憐，正如飛燕依人，宛轉隨意。生狎而抱之，置之於膝。二婢磨鬢摸頰，異常親熱，生不覺心為之動。正擬入港，女晨妝已竟，遽爾掩至，見生坐擁二婢，笑曰：「二婢子頑憨如許，若稍假以面目，恐無上下分矣。」二婢雙頰為酡，對女嫣然一笑，各自散去。自此生與女日則同筆研，夜則共枕席，相愛之深，正如鴻雁之和鳴雲路，翡翠之遊戲蘭苕也。

如是者月餘，一日，忽聞堂中雲板有聲，老媪傳言主人已自勞山回，欲請阿姑往談。女急匿生於臥室夾幕間，匆遽而去。良久始來，顰蹙言曰：「今日事幾殆，非妾善辯，則頃刻破露矣。老父謂余容華煥發，迥異往時，若致研詰。余謂連日讀《莊子·秋水篇》，頗有所得耳。君此間不可久留，請暫相別。」因脫腕上玉條脫贈生曰：「此隋時外國所貢，藏在天府，非人間所有也。」又於篋中出革囊，傾之，則金豆百數粒，「君以此北上公車，藉壯行李。妾將會君於漢，一少待勿行，妾自至也。」仍令二婢導生從後門出。

生旋寓齋，同學詰其何往，詭言對之。遂束裝為京師之行，親故中有笑之者曰：「君學道徒虛語耳，功名之心，抑何甚熱？」生亦不與之辨，附輪船逕發。既抵漢鎮，覓居僻靜所，令僕宿於外廂。一夕，挑燈靜坐，憶遠懷人，頗涉遐想。忽聽簷際如鳥飛墮者再，疑而啟扉，則二婢雙影亭亭，已立生前，並曰：「阿姑慮君旅中寂寞，特遣余等先來同伴君宿。一箭雙雕，看君何福消受也。」拂枕展衾，遂效繾綣。問女何時至，則從陸路來，計程須日也。至日，偕生同車詣郊外。須臾，見繡香，一長鬣奴控怒馬疾馳。二婢遙呼曰：「阿姑可停車矣！」生視女已改從吳門妝束，而容益媚，並轡至寓，言是伉儷。至都，一戰而捷，選入詞林，托詞娶自舊家，攜之歸舍。上下見者盡貽，俱謂是神仙中人。生自是絕不至蒙山書室，恐春光從此漏泄也。女最嗜蒙頂茶，生必為多方覓致。

一夕，女宵半夢醒，嚶嚶啜泣。生詢之，不言；委婉問之，則曰：「老父知君娶妾，將迎妾歸，恐鸞鳳分飛，即在明日。」生曰：「然則出外避之天之涯、地之角，余不憚隨卿往也！」女曰：「無益也。緣盡則離，情盡則滅，世間豈有不死之夫妻哉！君視妾作已死觀可也。」生為淒然不樂，誓不欲生。女慰之曰：「君以少年獲高第，正當以有用之身，宣力國家，出則盡心民事，入則奉侍高堂，正君今日分內事也，戀戀兒女子何為？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？且妾與君，緣盡而情未盡，尚有一線之冀，君苟堅持道念，他時不患無相見日也。」翌晨，天地晝晦，雷電台章，滿室作硫磺氣，屋瓦皆震。速霾開兩止，女與二婢，俱已杳如。